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地文库
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系列

主编◎文日焕

彝族阿细人 民间文学作品采集实录

YIZU AXIREN MINJIAN WENXUE ZUOPIN CAIJI SHILU

(1963—1964)

李德君◎采录 / 编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地文库
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系列

主编◎文日焕

彝族阿细人 民间文学作品采集实录

YIZU AXIREN MINJIAN WENXUE ZUOPIN CAIJI SHILU

(1963—1964)

李德君◎采录 / 编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彝族阿细民间文学作品采集实录(1963—1964)/李德君采录、编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 1
ISBN 978—7—81108—613—3

I. 彝… II. 李… III. 彝族—民间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4653 号

彝族阿细民间文学作品采集实录(1963—1964)

采录、编著 李德君
责任编辑 宁 玉
封面设计 汤建军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16 印张:25
字 数 64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08—613—3
定 价 7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2008年暑假,李德君教授采录、编著的《彝族撒尼民间文学采集实录》(1963—1964)和《彝族阿细民间文学采集实录》(1963—1964)脱稿送审,我有幸先读到了这两本书,激动不已,急切地带上书稿回到撒尼人故乡石林县和阿细人故乡弥勒县。当地群众和干部见到书稿爱不释手,认为两书采集过程严谨科学,记录准确真实,是真正的我们彝族民间的作品,为彝族人民保存了一批珍贵的文学财富。

我是撒尼人,我的童年是在撒尼民间文学浓郁的温馨抚慰中度过的。那时没有电灯、电话,连收音机也没有,更没有电视可看。每天晚上,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聚在月光下,或是听老人讲神奇诱人的民间故事,或是欣赏优美的民歌。李德君教授书中收录的许多诗歌和故事,我都不止一次听过。我们从中汲取知识,陶冶性情,进而铸造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在民间文学的熏陶下长大。

后来,我进城读书,与童年的生活情景渐行渐远,当年熟悉的许多神奇、朴实、优美的诗歌和故事,慢慢淡出了记忆。10年前,为彝族古代宇宙观研究课题收集资料,我曾重返故乡,打算系统收集、整理彝族神话故事。经过一段时间寻访,我才发现,传统文化淡出记忆的现象不仅在我身上存在,在民众中也普遍存在。那时能讲神话故事的人已是凤毛麟角,有的即使还能讲,也讲不完整。随着电视进入我们彝乡千家万户,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彝族地区同全国各民族一样,已经步入文化多元化时代,传统民间文学的地盘相对缩小了。这应当是一种正常的趋势,但我却有些惆怅,担心彝族群众千百年来创造的一些优秀作品会就此失传。

读到李德君教授的这两本书,我心里顿时涌出一股热流,好像又回到了久违的童年,也为如此原生态地保存了这么多我们彝族民间的作品深感欣慰,书中不少作品正是我十年前急切想要得到而没能收集到的。

撒尼、阿细民间文学虽然丰富,但受历史条件限制,过去本民族无力记录保存,除撒尼人少量诗歌有彝文抄本外,撒尼人的大部分作品和阿细人的全部作品都靠口传。而其他民族的专家,由于语言不通,或者难于深入,或者记录容易失真。因此,较为准确地记录这两个支系民间文学的资料非常之少。这两本书对于我们彝族,特别是对撒尼人和阿细人来说,实在是太宝贵了。

这两本书所收作品、诗歌先用国际音标记音,然后逐词对译,再逐句意译,部分从彝文抄本记录的诗歌,加注彝文;在当年装备差,全靠耳听手记的情形下,故事记录严格遵循故事讲述规律行事,最大限度保持了故事的原生形态。拿国际音标记音来说,我从事民族古籍研究工作,对用国际音标记彝语比较熟悉,从我粗读的情形看,李教授记音的准确程度是很高的。李教授长期从事彝族民间文学研究,粗通彝语,熟悉国际音标,只身深入圭山、西山近一年之久,凭借语言学 and 民间文学的深厚功力,采用科学版本的形式,给我们提供了一份撒尼人、阿细民间文学作品的真实记录,比起单纯的民间文学汉译整理本来,本书多了几分综合研究价值,对民间文学作品的保存也更有分量。

本书收集的这些资料离现在已40多年。当年提供资料的多是五六十岁的老人,假若这些

人还在世的话，也是百岁老人了。据我所知，当年为李教授唱歌和讲述故事的人，大多已离开人世，许多作品今天已难再收集到，本书几乎可以说是老一辈歌手和故事家们的绝唱。

对于这批资料，彝族一向非常看重。上世纪 80 年代，当时这批资料还没有得到梳理，只有原始记录，时任路南县（今石林县）县长毕品文就跟我谈到，他读高中时曾在亩竹箐为李老师做过口语翻译，一再说这些资料非常宝贵，嘱我帮忙复印一些原始资料给他。毕品文从不轻易给人添麻烦，却为这件事破例地求我帮忙，可见他对这份材料看得有多么重。他的看法正是彝族普通百姓的看法。

凡是为彝族人民付出心血的人们，彝族人民都不会忘记他们。李教授等老一辈学者，做事用心、用情，与当地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2004 年在石林县召开的《〈阿诗玛〉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石林县人民政府郑重地向早年在《阿诗玛》整理出版中做出优异成绩的黄铁、杨知勇、刘绮三位专家和李德君等四人，颁发了“石林县荣誉公民”证书。

本书的序言本来打算请石林和弥勒的领导同志来写，或者在当地请一位彝族学者来写，因为相距遥远，出版在即，时间来不及，最后轮到我来捉刀。李老师是我尊敬的师长之一，说真的，借给我三个胆子，也不敢为老师的书写序。

但是，读了这两本书，又确实感到有些话想说，于是写就了以上的话。其实，这不是序言，只是想表达自己的心声。李老师以耄耋之年，朝气不减当年，从 2004 年石林《〈阿诗玛〉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连续三年时间，几乎夜以继日，从原始记录稿梳理、查对，补充翻译，国际音标和汉文录入，直至反复校对，最终把 100 多万字的两本书捧到了读者面前。李老师捧出来的，不仅仅只是沉甸甸的书卷，而是把自己的心捧给了彝族人民。如果在这两本书上听不到我们彝族人表达谢意的声音，不符合彝人的性格，也有悖常理。在此，我受我的撒尼、阿细同胞之托，特意向李德君教授表示诚挚谢意！

黄建明（彝族）

2008 年 12 月 18 日

写在前面

——采录者的话

彝族是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分布广阔的民族，在川滇黔和桂西北的广袤大地上，无不活跃着勤劳朴实、矫健强悍的彝族同胞的身影，尤其在云南，到处都有彝族分布。在漫长的历史演进、民族繁衍、迁徙流转过程中，彝族形成了许多支系。各个支系既秉承彝族固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又受到各自生存环境和人文氛围的濡染影响，创造了具有本支系鲜明特色的独特文化，从而极大丰富了彝族社会生活和文化积淀。

有关彝族的研究，前辈专家和当代学人已经做得很多，取得了丰硕成果。不过，通观现有研究成果可以看到，对不少支系还没有来得及做全面深入考察。而要真正认识彝族，开掘她的宝藏，促进她的发展，非得下力气从历史、社会、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对各个支系逐一深入研究不可。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快速发展、急剧变化的历史时代，许多植根于民间的宝贵历史文化资源，几乎天天在湮没、在消失，这是令人着急的。

撒尼人和阿细人，是彝族文化资源丰富、文化特色鲜明的两个支系。撒尼人脍炙人口的叙事长诗《阿诗玛》，阿细人欢快热烈、激越奔放的民间舞蹈《阿细跳月》，早已声名远扬、享誉世界。但是，对于撒尼人、阿细人民间文学丰富蕴藏的深入发掘与介绍，却显得欠缺。现在，笔者把本人40多年前采集的一批撒尼人、阿细人民间文学作品贡献给大家，希望能为学者研究这两个支系，提供一点可供参考的资料，也可供对此有兴趣的读者阅读欣赏。

撒尼人主要居住在今石林彝族自治县大圭山一带，阿细人居住在弥勒县西山地区，大大小小的撒尼、阿细村寨就散落在这两座大山深处。1963至1964年间，为了筹备少数民族文学课程，我有幸走进圭山和西山，与撒尼和阿细父老兄弟共同生活了七八个月，与撒尼、阿细民间文学作品亲密接触，亲身感受了她的丰富、质朴与优美。

那时条件比不得现在，山里比较封闭，进去并不方便。当年圭山归属宜良，圭山深处有座煤矿，不时有煤车往来于县城和圭山之间，我就是拦下一辆运煤卡车，站在车斗里，一路颠簸往上进入圭山的，去弥勒西山则根本无车可乘。进山之后，七八个月时间，全靠迈开双脚，挑上被子衣物、书籍本册，独自在大山深处穿梭往来，只要打听到哪里有歌手，有故事家，或者是会唱歌，会讲故事的人，就往那里去，先后走访了20多个村寨，对数十名歌手、故事家和普通歌者、讲述者做了实地采录。那时生活条件比较差，走得累了，就在路边躺一会儿，渴了便趴在地上喝牛蹄坑里的积水。到了冬天，山里气温低，带的被子薄，夜间便在被子上铺一层干草，从身下穿过一条绳子，把自己连同被子、干草绑在一起睡觉。一个人在深山里走动时常迷路，那时山里有豹子、野猪出没，乡亲们总是提醒我多加小心，一位好心的打铁人还打了一把尖刀让我带在身边。条件尽管如此，但撒尼人、阿细人丰富的文学资源深深地吸引着我，乡亲们支持鼓舞着我，加之那时年轻气盛，有一股蛮劲，从来没有过苦和怕的感觉，心里总有一股热情在升腾。

撒尼人、阿细人的厚道令我没齿难忘，无论走到哪里，我都得到格外热情的接待和悉心照料，虽然在每个村寨停留时间并不长，乡亲们却把我视为亲人，遇上有人家办事请客，总要把我请去，待为上宾。那时刚刚度过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山里粮食依然短缺。一次住在一位生产队长家，这是位廉洁的基层干部。他家粮食不够吃，全家在粮食里加些树叶做饭，却执意

要单独给我做纯粮饭食，好不容易才推辞掉。

歌手、故事讲述人、译者给予的支持，就更多了，他们无不罄其所知给我歌唱和讲述，自己不会则多方打听，提供线索，为此花了许多心血。

当时装备差，除了一支钢笔、一摞本册，什么也没有，全靠耳听手记。由于诗歌比较稳定，不易受中途打断干扰，这种原始的采录方式，用于记录诗歌尚无太大妨碍，但非常麻烦。为了记得准确，采取了逐句记录方式。本人有一定彝语基础，一首歌记完后，先由译者逐词、逐句翻译成汉语，再由本人与译者和歌者共同讨论写定。这样，记录一首歌，往往要反复多次。有时连我自己都觉得不耐烦了，歌手却耐心地一遍又一遍吟唱，译者一遍又一遍翻译、解释。

讲故事不宜中途打断，否则内容容易丢失、错乱，特别是容易使讲述风格、讲述词语产生变异。为了保持故事的完整和讲述风格不受影响，必须一口气讲下来，这就需要讲述者和译者事前做好充分准备。为最大限度保持故事的本来面貌，采录时尽量注意安排自然的讲述环境，创造良好的讲述氛围，讲述者和译者对此给予了积极配合。因为没有录音设备，记录速度跟不上，除用汉语讲述的故事边听边记，听完复核外，用民族语讲的故事，都是先听完整个故事，再翻译成汉语来记录。为做到翻译不遗漏、不走样，每个故事翻译者都先听一两遍，默记于心，然后再译。译者是从当地挑选出来的，多是熟练掌握本民族语和汉语、本民族文化素养深厚的村民或教师。翻译时也不打断，笔者边听边扼要记录，记完后再与译者一起核对，然后补充、写定。好在那时记性好，听完后基本能记个八九不离十，最后的写定稿不会有多少出入。当然，严格地讲，故事的记录和翻译，准确性不如诗歌。但总的来看，因为译者有一定双语水平和本民族文化素养以及严谨的翻译作风，故事译文的准确性，还是有充分保障的。这一点，仅从故事译文中富有当地特色的民间语汇运用和表述风格的朴实，就可以看得出来。

圭山海宜村老毕摩、歌手金国库，不仅提供彝文抄本，照抄本口述、解读，还时常为翻译释疑解难；哑巴山（耀宝山）李纯邕老师，担任翻译的时间最长，出力最多；西山三家村盲人歌手潘自力不舍昼夜连续演唱，罗多村张有贵又当翻译，又当歌手，忙得什么也不顾，幼小的孩子病了也没停手，我回京以后，又寄来补充材料。

为本书花费心血的可敬的人太多了，实在难以尽数。这批宝贵的文学财富，是撒尼人、阿细人世代代心血的结晶，也是这些可敬的歌手、故事家、翻译者心血的凝聚。在此，特别要感谢他们不嫌烦、不怕累，对这次采集付出的艰辛。

有一件事，几十年来，始终令我内疚不已，深感有负于圭山大诺黑村村民高月明。我在诺黑期间，他给了我许多帮助。他家有一本彝文歌谣手抄本，因年代久远，布面书皮已经破损，书页发黄脆变，不肯轻易示人。为了支持我，他破例拿出来让我抄录翻译。后来因为行程改变，来不及在当地做，高月明执意要送给我，我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但我不能就此收下，准备回京译完后寄还给他。但是，非常不幸，这个抄本竟然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年月失去了。

在撒尼、阿细群众热情支持和无私帮助下，1963—1964年间的圭山、西山之行，获得了可喜收获，总共采集撒尼民间诗歌282部（首），13312行（其中100行以上长诗32部），民间故事139个；阿细民间诗歌60部（首），17481行（其中100行以上长诗34部），民间故事132个。

这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本来打算尽早梳理出来与大家见面。不料，从云南回京后，即到广西参加“四清”，接着又带学生实习，实习还没结束，便遭遇十年动乱，十几年里不但始终未能如愿，连资料本身也险遭厄运。“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由于种种原因又被搁置，一搁又是20多年。这批资料耽搁在自己手里几十年，像一笔沉重的债务压在身上，让我忐忑不安，

总感到愧对热情善良的撒尼、阿细群众。直到2004年回石林参加《〈阿诗玛〉国际学术研讨会》后，才重新拾起来。经过几年时间，现在终于梳理完毕，得以出版面世。

现在奉献给大家的这两本书，基本上是当年采集作品的汇总，只有少量内容过于浮夸、在群众中并不流行的新民歌及其他个别篇章没有收进来。最初准备作为一本书印刷，因为字数多，改为两本，分别题名为《彝族撒尼民间文学作品采集实录（1963—1964）》、《彝族阿细民间文学作品采集实录（1963—1964）》。

书名似乎长了些，本想改得短点，考虑再三，还是没有动。如此题名主要出于两点考虑：

第一，加上“1963—1964”字样，在于标明采集时间。通常，无论是民间文学资料集，还是经过整理的作品集，都很少逐篇标明收集时间，一个集子所收资料，往往是采集时间跨度很大，不属于同一时间断面的作品。民间文学是流动的，随着历史的流动会有新的变化，或新生，或变异，或消失，不同历史断面的状况会不一样。本书所收作品全部采集于1963至1964年之间，是上世纪60年代初那个历史断面的作品。现在45年过去了，这40多年来，撒尼人、阿细人同各民族人民一道，经历了历史性的变化，民间文学今天的面貌已与当年有所不同，本书并没有包括近40多年来出现的新作品。同时，出现在本资料里的歌手和讲述者，当年大多在四五十岁以上，更有年逾70者。现在许多人已经离开了我们。随着长者的仙逝，一些作品也被带走了，今天已难再收集到。流传下来的作品，也不会和当年一个模样了。本书反映的只是当年那个特定历史断面的面貌。

第二，标明“采集实录”，意在强调本书所收作品是严格按照科学版本的要求记录的，记录恪守忠实性原则，如实保存了作品原貌，包括同一作品的不同异文，均一并照原样收入，除了文字写定和必要的注释外，没有做民间文学作品发表时通常所做的“整理”。诗歌绝大部分采用三对照记译法：先用国际音标逐句记音，然后逐词直译，最后全句意译。撒尼诗歌约三分之一采自民间收藏的彝文手抄本。采自手抄本的作品，在三对照记译法的基础上，又照抄了彝文。用彝语讲述的民间故事，大多当场翻译后用汉语记录，个别故事先用国际音标记音（出版时未收入国际音标），然后译成汉语。用汉语讲述的，直接用汉文记录。

使用“实录”这个字眼，还有另一层意思。这些资料虽然不是撒尼、阿细民间文学作品的全部，但有相当大的涵盖性，当时能够找到的歌手和故事讲述者，都尽可能找到了，对他们掌握的作品，尽量做了挖掘，可以说这批资料大体上能够显示出那个时间段撒尼、阿细民间文学作品的基本面貌。由于当年缺乏技术设备以及采集者的水平所限，这批作品的记录不敢说完全准确无误，但在记录的准确性、语言风格的忠实性方面没有吝啬力气，颇下了些功夫。

为了保持原文的民间风格，译文语汇尽量注意了避免使用汉语书面语汇，多选择当地汉语口语的习用词语，如，院坝（院子）、打失（丢失）、抬跤（摔跤）、盘田（耕作）等。对于原文特有的句式，译文也尽量保持原有格式，例如，撒尼诗歌里，有一种使用很多的句式：“ma¹¹（不） tɕ^hɿ³³（到） tu³³（地方） næ³³（虚词） tɕ^hɿ³³（到）”，就语义而言，有“不去的地方也去了”、“处处都去了”、“没到过的地方也到了”等含义（把句中的 tɕ^hɿ³³换成别的动词，意义随之改变）。从字面上看，这个句子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它却内在地蕴含一种难以言传的特殊意蕴，具有撒尼诗歌特有的美感。这个句子本来可以据上下文采取不同译法，本书则大多数地方按原文译为“不到的地方也到了”。这样翻译也许笨拙，在汉语里也不大通，但可以让人更直接地感受到原文的神韵，并为再整理留下再创造的空间。

也许可以说，本书所收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它的原生形态，保存了固有特色。这批作品虽然已经从口头传诵被固定到了纸质媒介上，但它的口头性质没有被扭曲、被削弱，依然

是活生生的、可靠的，具有科学价值，是可供开采的富矿。

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以及撒尼人、阿细人社会历史、哲学观念、经济生活等研究，都可从这些作品中开掘出宝贵的矿藏。例如，无论从撒尼人还是从阿细人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他们所追求的美好生活的基本模式，那就是：在一个环境宜人、不受干扰的地方，得到一块土地，靠自己（一般是夫妻一起）辛劳耕耘，创造出有吃有穿、自由自在的甜蜜生活，即使苦点也在所不惜。再如，在阿细诗歌里，对农耕生活的生产流程和技艺，细化到几乎可以照着去做的程度。像《织麻调》，从神话中的种子来源唱起，讲述了从种麻、收麻、织麻、缝制麻布衣过程的每个细节，观察细致，叙述详尽，俨然一部传授生产技艺的教科书。这些内容的价值，显然比它直接表述出来的东西要深刻得多，丰富得多，它的时代烙印、地方特色、生活气息均蕴含其中。

值得民间文学深入研究的课题更加丰富。例如，既然这批资料已经定格在上世纪 60 年代初那个历史横断面上，我们就可以拿它与过去的、今天的撒尼、阿细民间文学比较，进行历时性研究，描绘它的变化轨迹，探寻其发展规律；也可以拿它与处于同一历史断面的别的支系，或别的民族的民间文学做比较，开展共时性研究，找出它们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以更深刻地认识它们各自的特色以及形成其特色的社会和文化根源。拿撒尼和阿细的比较来说，甚至不用下多大功夫，只要把这两本书里的作品通读下来，就会在感受到它们共同具有的质朴品性的同时，领略到它们各自的风采。例如，你可以看到，撒尼作品情感较为细腻优雅，而阿细作品则更趋粗犷强悍。同是一个民族，居住地相距并不遥远，这样的风格差异形成的来由，不就非常值得研究么。

对撒尼、阿细民间文学的研究，过去多依靠汉文译本。这样的研究实在勉为其难，尤其是诗歌艺术，离开本民族语言文本，很难触及真谛，乃至相左。例如，撒尼诗歌格律中，有一种特有的格律：上一诗句中的某一个音节与下一诗句中的某音节相同或相近，我们暂且称之为“谐音”，有点类似汉语诗歌的“兴”，但又不相同。前一个诗句及起“谐音”作用的音节，在意义上可与后一诗句相关，也可以完全没有关联，谐音的作用主要是在音韵上，使诗句唱起来更为和谐上口。“谐音”在译为汉文后，常常变得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其美妙意味，离开民族语无法领会，更不要说进行研究了。本书所收大部分诗歌，均有国际音标标音，且尽量逐词对译和句译，研究者可以方便地通过民族语进行研究，使没有机会直接接触撒尼语和阿细语，又对撒尼、阿细诗歌研究感兴趣的研究者免遭困惑。

最后需要补充说明几点：

第一，撒尼语和阿细语内部，地域差异并不明显，但在实际语言中，有的语音在不同村寨，甚至不同人的口中，乃至同一歌者在不同的时间演唱，还是有细微差别。本书记音力求准确，基本上采用国际音标严式记音，一般按照实际读音标记，只有个别音素没有按实际读音标写。如撒尼语中的后低展唇（略展）元音 α ，在海宜金国库口中接近后低圆唇（略圆）元音，在哑巴山高应峰口中读作低央元音。考虑到金国库所读后低圆唇（略圆）元音有时不够明显，一律标为 α ，高应峰所读 A ，明显不同于 α ，标作 A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有的词语在不同篇章记录得不一样，不要以为凡是记录不一致的词语，都是记录错误。当然，笔者不敢奢言记录没有失误，另外，连续语言常出现变音变调，诗歌演唱中，词语声调、元音松紧，有时也有变异，有的记录得不够准确。因此，拿本书语料做语音学专门研究，需要再加核对审定。

第二，彝族民歌基本为五音节句，以前学界翻译彝文抄本，直译习惯于一个音节对译为一个汉字，全句译为五言。实际上，很多彝汉词语音节数并不一致，彝汉词汇之间有的也不完全

对应，虚词尤其如此。如果勉强一音一字对译，不免因词害义，笔者没有完全采用此法。例如，“ v_i^{33} （花） lo^{33} （虚词） $dl\alpha^{33}$ （蜂） $n\alpha^{33}$ （虚词） $h\gamma^{11}$ （站）花开蜂来采”，其中的 lo^{33} 和 $n\alpha^{33}$ ，汉语中就找不到相应的词，而阐明它的语法意义要说很多话。遇到这种情形，本书多数地方直译空缺，只在句译时把整句含义译出。鉴于本书的资料性质，句译以忠实表达内容为准，在“信”、“达”的前提下，适当照顾“雅”，尽量使译文接近原诗意思，避免走样。

第三，限于篇幅，本书对作品涉及的社会背景、民俗风习、艺术特色没有展开介绍，仅在必须说明的地方，以注释形式做简要说明。

本书被列入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地文库《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系列》，并得到“985工程”出版资助，得到石林县政府及弥勒县政府鼓励。中央民族大学文日焕教授、黄建明教授给予不少帮助指导，黄建明教授为本书作序并书写彝文。借本书出版之机，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2008年6月24日凌晨于北京

目 录

序言	(1)
写在前面	(1)
——采录者的话	(1)
诗 歌	
阿细的先基	(3)
附：盖房调	(118)
狩猎调	(121)
嫁接果树调	(124)
序歌	(126)
栽竹调	(128)
织麻调	(133)
麻全身是宝	(210)
还我麻布衣	(212)
称赞调	(216)
妹家地方好	(261)
哥家地方好	(265)
白马黑马	(268)
守望歌	(272)
小哥唱得妹心热	(276)
越唱心越灵	(280)
没做成夫妻	(282)
比不上妹会唱	(297)
回门调三首：阿卓调	(299)
人家的卓好	(300)
山头有棵咕喃树	(302)
人老不要数岁数	(305)
做人做得值	(308)
乐器调	(312)
童谣七首	(315)
谜语 (lo ¹¹ t ^h y ³³) 70 则	(320)

故 事

传说

人是怎么来的	(329)
人蜕皮的传说	(329)
云南为什么民族多	(329)
代龙寨的传说	(330)
苗族为什么总搬家	(330)
酿酒是怎样兴起来的	(331)
造桥	(331)
升天洞	(331)
昂土司的故事(3 则)	(332)
王指挥官的下场	(334)
孟姜女	(334)
包老爷的故事(5 则)	(335)
童姓的来历	(336)
八字	(336)
城里张三城外张三	(337)
估白大力人	(338)
棉花女	(339)
独儿子(2 则)	(339)
濮左	(340)
师娘婆	(341)
隐身帽	(341)
银子搬家	(341)

习俗故事

祭龙的来历	(343)
灵牌的来历	(344)
抬跤的来历	(344)
撵鬼	(345)
烧妖精(3 则)	(345)
鬼怕大麦穗	(346)
火炭神	(347)
为什么不能在锅里齐筷子	(347)
八月十五节的来历	(348)
礼拜天的来历	(348)
桃花女与门槛姓	(348)
心灵的媳妇	(349)

动植物故事

小腿肚为什么长在后面	(351)
包谷的故事	(351)
神仙和马	(352)
老虎养娃娃	(352)
老虎为什么怕水牛	(353)
老虎变人	(353)
狗为什么恨猫和羊	(354)
耗子和猫	(355)
猴子和蚂蚱	(355)
头猪二虎	(355)
实在的猪和狡猾的狗	(356)
牛为什么没有上牙	(356)
青蛙叫声	(357)
苍蝇是怎样来的	(357)
蚊子是怎样来的	(357)
杀蟒	(358)
斑鸠和红嘴雀	(358)
老鹅为什么怕稻草	(358)

童话

飞马	(360)
癞蛤蟆娶媳妇	(361)
癞蛤蟆儿子	(361)
龙姑娘	(362)
青蛙少年	(364)

生活故事

代龙抬轿王	(365)
兄弟分家	(365)
种瓜分瓜	(366)
埋猪	(367)
石狮子	(368)
聪明的媳妇	(368)
托自己的福	(368)
傻儿子和聪明县官	(369)
红李子白李子	(369)
拔秧(2 则)	(370)
灯油	(371)

惩罚	(372)
马蛋	(372)
行善好? 行恶好?	(373)
贪心商人拉肚子	(373)
负心男人的下场	(374)
菩萨送子	(375)
机智人物故事	
阿巴泼	(376)
聪明的孙子	(376)
冲白话	(377)
犁墙	(377)
晒堂屋	(378)
牛钻进山里了	(379)
七百	(379)
杨状元的故事(10 则)	(380)



诗 歌

a¹¹ ɕi⁵⁵ ɕɛ³³ ɕi³³

阿细 先基

阿细的先基

一、说古

a¹¹ ɕi⁵⁵ bie³³ lo³³ no¹¹

阿细 说 调子 多
阿细歌儿多

tɕi³³ sɿ³³ zic³³ bie³³ ne¹¹

这样 像 说 (语气)
虽说是这样

男: mu¹¹ vu³³ tɕi³³ tʰɿ⁵⁵ kʰa³³

天上 这个 下
这个天底下

zo¹¹ vi³³ ŋo³³ tʰi¹¹ tɕʰɿ³³ ①

哥 (家) 我 一个
小哥我这人

sa⁵⁵ le³³ pʰie³³ ya¹¹ le³³

懂 长 大
等我懂事后

mi³³ vu³³ tɕi³³ tʰɿ⁵⁵ kʰa³³

地上 这个 上
这个地上面

mo³³ lie¹¹ zo¹¹ tie³³ tʰo¹¹

妈 手 男 抱 时
妈抱手上时

bie³³ zic⁵⁵ ŋo³³ nɿ¹¹ pʰie³³

说 爱 我 嘴巴
嘴巴爱说唱

mu¹¹ le³³ ɕi³³ ɕa³³ o⁵⁵

弥勒 西山 头
弥勒西山上

pʰo¹¹ pʰa³³ zo¹¹ bu¹¹ tʰo¹¹

爹 背 男 背 时
爹背背上时

tɕʰi³³ ŋo¹¹ kʰu¹¹ le³³ me⁵⁵

十 五 岁 后
长到十五岁后

ɕi³³ ɕa³³ le³³ mi³³ te³³

西山 山 地方
西山山里头

zo¹¹ tie³³ po³³ kʰa³³ li⁵⁵

男 抱 大腿 上 喜欢
抱我腿上玩

nɿ¹¹ tsɿ³³ die³³ le³³ me⁵⁵

二 十 爬 后
长到二十岁后

le³³ mi³³ a¹¹ ɕi⁵⁵ pʰo¹¹

山地 阿 细 人
住着阿细人

a³³ gɿ³³ zo¹¹ mu⁵⁵ nɿ³³

喂喂 男 教 (转折语气)
喂喂地哄过我

tɕʰa³³ so³³ tɕʰa³³ zic⁵⁵ nɿ³³

唱 唱 爱
唱倒是爱唱

a¹¹ ɕi⁵⁵ tɕʰa³³ lo³³ bu³³

阿细 唱 调子 有
阿细会唱歌

ɕɛ³³ ɕi³³ zo¹¹ a¹¹ mu⁵⁵

先基 男 没 教
没教我先基

tɕʰa³³ ɕi³³ tɕi⁵⁵ a¹¹ sa⁵⁵

唱 调子 句 不 懂
一句调子也不会

①zo¹¹, 男儿、小哥, 青年男子自称及女青年对男青年的称呼; vi¹¹, 敬称, 放在人称或姓氏后。后面的 li¹¹与 zo¹¹对应, 为女、小妹的意思。直译时“zo¹¹”一律注为“男”, “li¹¹”一律注为“女”, 句译根据上下文译为“小哥”、“小妹”或“儿”、“女”等。